



青 源

□ 沈伟富

青源是由原来的金宅和黄山岗两个村合并而成的一个新村，位于大洋镇最东端，北与梅城伊村、三都洋峨接壤，南与兰溪毗邻，是个真正的山高路远的地方。

金宅在山下。从杨桥往北进山，山路蜿蜒，傍溪而走，两边尽是高山。行不多远，右手边有一深谷，谷中人家散布，外人以“大深坞”名之。建国后，有人觉得“大深坞”不好听，就给取了个与时代相适应的村名——红秀。

再往里走里许，有山自两边合围过来，形成合抱之势。路从两山之间挤入，有两株高树兀立眼前，一棵是樟树，一棵是苦槠树（也叫梓树）。一到秋天，苦槠掉落，满地皆是，天天有人到树下捡拾苦槠，据说这是一种做豆腐的好原料。

两株高树把虬枝伸向溪面，遮盖在溪上的一座石桥之上。这座石桥造型非常美观，有人说，这座石桥不比里黄源中的青源桥逊色。

被这两株高树遮去的，还有一座也是非常美丽的村庄——金宅。

顾名思义，金宅是由金姓人所建并居住的村庄。村中的几位老人依稀还记得，他们的祖上来自一个叫“渡边”的地方，但至于是哪里的渡边，因族谱的丢失，已无人知晓。然而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村前的那座漂亮的石桥，是他们祖上人建造的。这座石桥横卧在村前的溪上，既给山里山外人进出提供了方便，也为村里人休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。村坊沿溪而筑，每天清晨，各家男人起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挑着水桶，到溪里挑水，供全家人一天饮用，然后才是妇人们到溪边浣洗。

沿溪是用卵石砌成的道路，通到每家每户，因为长时间被人踩踏，颗颗卵石都发出

晶亮的光泽。

金家人虽然聚族而居，但他们也不排斥，先后有蒋、叶、祝等外姓人，或在村中，或在村边择地而居，久而久之，金宅就形成了一个多姓杂居的美丽山村。

然而，这么一个美丽的山村，却在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一年，消失了，因为这里建了一座水库，村口两山回合的地形，正好是建坝的好地方。于是，当年整个麻车乡的男女劳力，基本上都来过这里，参加一场改天换地的运动。一年之后，那个美丽的金宅村就彻底沉入到碧绿的水库底了。

金宅四周的山上散落着许多小山村，右有蔡山、方山、后林山等，左有塘孔、汤坞、炭窑基等，尤以西山最为有名。西山之所以有名，是因为这里曾出过一位武举人——蒋景朝。

蒋景朝出身贫寒，父亲早逝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平时以打柴为生。长年的打柴生活，练就了他一身的好臂力，也成就了他为人豪爽的性格。

有一天，他替村里的一位财主家砍柴。他把柴砍好后挑到那位财主家，正赶上一位拳师在教财主家丁们练武功。蒋景朝放下柴担，站在院外偷偷地看了起来。这位拳师是台州人，不仅武艺高强，为人也很仗义。

拳师教完一套“齐眉棒”之后，回屋休息去了，剩下家丁们在院子里自己练习。平时，蒋景朝与这些家丁混得很好，见拳师不在，就溜进大院，看家丁们舞棒。

所谓的“齐眉棒”，其实就是一根硬木棒，高与人齐眉，故而得名“齐眉棒”。蒋景朝走到家丁们面前，拿过一根来掂了掂，说：“太轻，还不如我的柴冲重。”这话正好被拳师听到。拳师走到蒋景朝面前，细细地打量了一番，点了点头说：“是一块好料。”

就问东家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，东家如实相告，拳师就对蒋景朝说：“愿不愿意跟我学武？”蒋景朝说：“我家穷，没有钱。”拳师说：“我不收你钱。每天你砍完柴，就来我这里练武好不好？”蒋景朝说：“好。”从那以后，蒋景朝努力砍柴，然后就到财主家，跟拳师练武。日复一日，蒋景朝的武艺猛进。

十七岁那年，蒋景朝挑柴到麻车埠卖，见一帮人在往船上搬运大米，每袋有两百来斤重，大家都在气喘吁吁地背，蒋景朝走上前去，左边一袋，右边一袋，夹起来，箭步如飞地往来于跳板上下，看得大伙瞪口呆。

第二年，也就是蒋景朝十八岁那年，三年一度的武试在城（严州城）西北的校场举行。在拳师的带领下，蒋景朝进城应该。一套弓、马、步、箭、刀、枪、棍、棒下来，蒋景朝顺利地通过了所有科目的考试，成为一名武举人。当天下午，一艘披红挂彩的船，载着同样披红挂彩的蒋景朝，一路威风凛凛地沿兰江而上。当船在麻车码头停靠时，早就得知消息的乡人们站在码头上迎接，大家前呼后拥地把蒋景朝迎回西山家中，母亲笑得嘴都合不拢……

从金宅沿溪直上，有个叫王山的山村，据说这是王姓人居住的地方，故而得名。同样，黄山岗是黄姓人居住的地方。

黄姓人从明末清初就在这里居住了，村庄曾一度繁盛，但到了清末，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，黄姓人很快就没落了，剩下的少数黄姓人迁到兰溪的钟黄居住，他们留下的山地被之后陆续上山的台州、安庆移民接收。所以，现在的黄山岗，包括王山等地，全是后来上山的移民，黄姓和王姓都已一个不剩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，包括金宅、黄山岗等山上所有的大小村落，陆续开始搬迁，直到2016年，全村迁到麻车埠建立新村，所以，现在金宅和黄山岗，真正成了青源。

走读三江

新安江篇



保护环境

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